



2011年11月18日 星期五
编辑:孙 棣 李红川 胡 杨
吴 娟 岳 雪

六十年辉煌与梦想

我的『副刊情结』

□ 曾天海



达州日报六十周年庆典组织者在电话上交给我一个任务,写篇文章回忆一下本报的副刊。我不禁哑然失笑——想起当年还在报社领导岗位上的时候,有两年年终测评,有人给我提同一条意见:有副刊情结”——想不到如今人退休了仍然与 副刊情结”剪不断关系。

其实,本报有位资格更老的副刊编辑陈国亮,更有产生这个 副刊情结”的资本。她在文革前的《通川报》时代长期编《巴山》文艺副刊,成绩斐然;文革初又因副刊杂文而成了本地的 三家村”,受到所谓 批判”;到了 1985 年我当副刊部主任受命办 星期刊”,她又主动请缨参加,当过好几任副刊部副主任,像后来也先后屈居过这一副主任职务的刘秀品、李怀贵两位作家一样,在办报中给过我很多帮助。

我当纯粹的报纸文艺副刊编辑的时间则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只有几年,很短。不过那时正是文学产生全社会轰动效应的时期,也正是全国报纸副刊以及本报副刊最兴旺的时期之一。包括达师专星光文学社在内的达州本地青年作家群的崛起,就是在那个时期。那时作者多,读者多,编者和他们的互动也多,报纸副刊比较风光,我的 副刊情结”由此萌芽。

1985 年本报副刊部却开始“ 务正业”办 正刊”,不再只是办纯粹的文艺副刊,而是着力办一期特殊的报纸即《星期刊》。报社要把办得正热闹的副刊转变成 星期刊”,回头看,对整个报社来说都是一次重大转型。当时编委会明确提出,要把《星期刊》办成《通川日报》“ 新闻改革的试验田”《星期刊》创刊之前我和陈国亮到重庆日报星期刊去考

察,人家正在《星期刊》的基础上筹办晚报。因此,在我内心中,除了探索整个报纸的新闻改革这个目标之外,还增加了一个目标,就是《星期刊》自身要逐步发展壮大,最终办成一张晚报。

《星期刊》办出来后很受读者欢迎,但我们的路相当漫长。重庆日报的《星期刊》变成晚报,大概只用了两、三年时间。我们的《星期刊》办了九年,到 1994 年终于往前迈了一步,办成了《大周末》,增加到了八个版,开始尝试报纸零售,社会影响也进一步增大了。1997 年,在李怀贵之后接任副刊部主任的刘秀品改《大周末》之名为《周末版》。2000 年,在《通川日报》更名为《达州日报》的同时,周末版与后来新办的《生活周刊》合并,办成了一张报内之报,名叫《达州日报·都市版》,一周三期,这其实就近似于一张独立的晚报了。周末版和都市版都办得很红火。2001 年《达州晚报》瓜熟蒂落,在《达州日报·都市版》的基础上诞生,骨干队伍、机构框架、版面栏目都承接了下来。从《星期刊》诞生到晚报诞生,用了 16 年时间,但这条路总算走出来了。

1996 年下半年之后,我其实已不在副刊和晚报的第一线,但我仍然热心于为《周末版》《都市版》和后来的晚报争取发展环境,乐意在副刊、晚报第一线的同事们遇到困难时尽力伸出援手,我觉得这是报社生存发展的大局,是重中之重。现在的达州晚报,可说是今非昔比,在达州这块土地上已经发展成为主流强势媒体,在报社内部结构中已经成为主要经济支柱,社会上有更多的人关注她的声音,报社内大家也更关心她的发展。但这种局面于我个人而言确实具有更多一层的意义,感受到了看见理想变为现实的那种快乐。这就是所谓“ 副刊情结”吧!

再回头看我们报纸的副刊。原来的日报副刊演变成了晚报,但报纸的文艺副刊其实并没有消失,日报和晚报都新办了文艺副刊,有了新的副刊读者群,这说明报纸文艺副刊在新的条件下有了新的地位。历史机遇不同了,她面临的是新的任务,新的挑战。作为一位老副刊编辑,我愿借此机会祝年轻的副刊编辑们为副刊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60 年,历史长河一甲子,时间可以说很长也可以说很短,报人老去了好几代,达州日报社可以说是比较成熟了但也可以说还很年轻。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中能做的事情起的作用,长远点看都是微不足道的。报社的路还很长很长,前途无限,老夫个人拙笔回眸,说说副刊这个局部,无足轻重,但也算是对达州日报社六十周年一个小小的纪念,给日报和晚报的未来一个深深的祝福。(作者系达州日报原副总编辑)

璀璨如歌



1951.7.1-2011.7.1

六十年辉煌与梦想



感慨·欣慰·自豪·祝愿

□ 陈国亮



“韶光似水,岁月如歌。欣逢达州日报六十华诞,我,作为自始至终的一位亲历者,感慨良多,欣慰良多,自豪良多,祝愿良多。”



回首 1951 年春,我们十多位朝气蓬勃的青少年,从四面八方奉调参加报纸创刊工作。那时,人人不辞辛劳,不计报酬,几套锣鼓一齐打,一人要干几样活儿,白天晚上连轴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仍然劲头十足,欢歌笑语不断。其情其景,恍若昨日。然而,如今老领导罗曼、刘云杰、刘凤轩、杜自明等和老报人杨治坤、黎志勉、何全堂、朱浩然、吴文浪等均已先后作古,为报纸献了青春献终生。其音其貌,似在眼前。今天,缅怀已故者,环顾健在者,我的心里不禁生出无尽的感念、感喟、感悟和感想,真可以说是感慨万端。

报社是一座大熔炉,是一所好学校。我们在这儿工作、奉献,更在这儿锻炼、成长。我们深知一个朴素的真理:没有什么知识对新闻工作者是不需要的。苦读马列,勤学毛邓,钻研理论,锤炼文笔,不断充实自己的各种知识是我们的必修课。除了学理论,我们更注重到群众中去,到生产一线中学习。我们经常轮流下乡下厂,到基层蹲点,获取第一手材料,把最鲜活最真实最生动的新闻奉献给读者。哪怕顶风冒雪,酷热难当,哪怕生活条件极差,谁也不会叫苦叫累,而是以苦为荣,苦中作乐。几乎每个人都把保尔的那句名言当做座右铭: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今天看来,虽然我们这批老报人不一定那么崇高和完美,但绝大多数人都在平凡的工作中付出了极大的心力,保持了良好的作风,维护了人格的尊严。写到这里,我不能不补充一句,尽管在上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里政治运动不断,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曾饱经磨

难,尝够苦头,但对党的热爱始终没有动摇,对党报的深厚感情一直萦回于心。想到这些,我倍感欣慰。

一代又一代报人的前赴后继,继续开来,使报社蒸蒸日上,欣欣向荣。如今的报社可谓兴旺发达,一派生机。不必说报社的规模扩大了许多倍,不必说报纸的版面增加了许多倍,也不必说报纸的质量和经营的收入提高了多少倍,仅就报社的编采人员而言,今昔对比,不仅在量的方面有巨大的增加,而且在质的方面有明显的提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新一代的编辑记者正在茁壮成长,许多人的学识,才干都超过老的一代,他们或已经做出或正在做出或即将做出令人钦佩的成绩。目睹这种大好的局面,我怎能不感到自豪呢!

值此共庆达州日报六十华诞之

际,请让我衷心地深情地表示最热烈最诚挚的祝愿。我祝报社三杯酒:一杯酒举过头,祝福报社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班子更硬,队伍更精,作风更纯,成为更有战斗力与亲和力的报社;二杯酒举过头,祝福报社与时俱进,深化改革,不断创新,日益兴旺发达,一年一大步,更上一层楼,办成一张更具品牌价值的报纸;三杯酒举过头,祝福新老报人和谐相处,身体健康,家庭幸福,老报人继续发挥余热,保持晚节,年轻一代德才学识均有进步,讲究职业道德,提高业务素质,早出多出成果,无愧于时代赋予的使命和人民给予的厚爱。

祝福您——我终生相依相守的达州日报,明天更辉煌!(作者系达州日报原责任编辑)



1952 年报社通联组的同志在审阅稿件,(左二)为作者。

回首往事



“遥想达州晚报初创的那段日子,让人感慨良多。”

□ 刘秀品



2001 年元月 1 日,达州晚报呱呱坠地。如同一个必经磨难才能成才的孩子一样,它在 临盆”时就遭遇了可怕的 难产”,差点 胎死腹中”。

那是 2000 年的秋天,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决支持下,经达州日报社党组积极申办,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达州日报创办一张子报——达州晚报。我受时任达州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总编辑李明荣的派遣,到省新闻出版局办理达州晚报的 准生证”(即刊号)。可当我兴致勃勃地到达省新闻出版局后,竟被告之,达州晚报的 准生证”暂不办理。

为什么?据说,有位领导认为达州市的经济条件太差,没有一家上市公司,根本 养不活一家晚报”,准备将达州晚报的刊号 调济”给经济条件比达州好,但还没有获得办晚报资格的另一个城市,免得浪费了这张 准生证”。眼看着与我

们同时被批准的几家晚报的同仁都拿着刊号,兴高采烈地回家准备为晚报 接生”了,而我却坐在省新闻出版局的办公大楼里遭受着痛苦的煎熬。

我在电话中将达州晚报有可能胎死腹中的消息向李明荣社长作了汇报。李社长强硬指出:为什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了的刊号不给我们?得据理力争!哪怕把官司打到北京去,也要拿回我们的 准生证”!有了李社长的这个态度,我的腰杆更硬了,住在成都,天天到新闻出版局局长的办公室去 上班”,软磨硬泡,“ 准生证”不拿到手,绝不收兵!

或许是哀兵必胜吧,达州晚报的 刊号”可能 易主”的消息传得很快,也传得很广。省新闻出版局和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开始公开为我们 说话”: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创办的达州晚报,省里无权更改,如果由其他城市来办,得报新闻出版总署审批。再说,试都没有试,怎么就肯定达州养不活一张晚报呢?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由于我们占理,也由于省新闻出版局和省委宣传部领导的从中斡旋,那位领导贵手高抬,同意达州先试一试,但有一个条件: 养不活”时就将晚报刊号收回。

真得感谢那位领导 卡”了达州晚报那么一下。“ 养不活”就收回刊号的条件远远算不上苛刻啊——市场化的报纸是应该赚钱的,如果自己都养不活自己,那办起还有什么滋味?还需要办吗?还能办

下去吗?上级不收回刊号自己也应该感到羞愧,自动关门大吉!

但真要“ 养活”晚报困难还是很大的。虽然达州晚报是由达州日报星期刊、周末版、都市版演化而成,人才储备和社会影响都有一定的基础,但它毕竟是一张新报纸,需要以实际行动去感化读者,获取信任,方能站稳脚跟。

达州晚报第一期只印了区区几千份,而且基本上都是赠送。一张报纸,如果发行量上不去,好比美食摆在桌子上,可客人就是不动筷子,只得眼睁睁看着腐烂。为了让达州晚报这个新生的精神产儿早点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晚报同仁厚着脸皮,找熟人,托朋友,一间办公室一间办公室地走,一间住宅一间住宅地敲,订报上门,送报到家。

报纸的发行量与报纸的质量相辅相成。托熟人靠朋友订报也罢,订报上门、送报到家也罢,最管用也是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把报纸的质量搞上去,让读者“ 尝到甜头”,真心喜欢,甘愿摸出带着体温的 铜板”购买。如果报纸质量拉稀摆带,读者翻开就骂娘,发行量好比建在冰山上的 高楼”,即使暂时上去了也会轰然一声垮塌。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晚报同仁怀读者之忧、解读者之难、感读者之情、报读者之恩,青灯黄卷,白纸黑字,执着敬业,追求完美。晚上十二点钟截稿,凌晨两点付印,昨日新闻不漏掉,漏掉要闻必追

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回顾达州晚报初创的日子

贵;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黄牛用”,目的就是一个,不但 准生证”不能丢失,还要办出一张读者喜爱的报纸。

有付出定会有收获。在全国纸媒体的发行和广告普遍“ 走霉运”的大环境下,达州晚报的发行量却由几千份而至 1 万份、2 万份、3 万份……广告由 400 多万元而至 600 多万元,800 多万元、1000 多万元……达州晚报以其不可争辩的事实证明:虽然达州没有一家上市公司,经济形势在四川算不上强势,可达

州不但 养活”了达州晚报,而且比不少经济基础远远超过达州的晚报还 活”得更有滋味。

遥想达州晚报初创的那段日子,让人感慨良多。日月更替,斗转星移,苍天佑我,事在人为啊。只要全体晚报同仁保持创业初期的那种敬业精神,对晚报事业因喜爱而热爱,因热爱而献身,毫无疑问,达州晚报不但会 活”下去,而且会迎来新的辉煌。(作者系达州日报原副总编辑、达州晚报总编辑)



2001 年晚报创刊,达州日报社原社长李明荣(后)、原晚报总编辑刘秀品(前)走上达城街头与读者接触。